

麥隊工人

辛克來著 黃藥眠譯

上海

啓智書局印行

1929

工人傑麥

美國U. Sinclair辛克萊著

黃樂眠譯

上海

啓智書局印行

1929

目 錄

第一章	傑麥海精司遇見候補人……………	1
第二章	傑麥海精司聽一場演說……………	24
第三章	傑麥海精司辯論這種事件……………	39
第四章	傑麥海精司罷工……………	60
第五章	傑麥海精司幫助德皇……………	77
第六章	傑麥海精司入獄……………	97
第七章	傑麥海精司與愛神遊……………	121
第八章	傑麥海精司陷入歧途……………	143
第九章	傑麥海精司復回於自然……………	160
第十章	傑麥海精司碰見主人……………	171
第十一章	傑麥海精司碰見戰爭……………	188
第十二章	傑麥海精司碰見一個愛國者……………	201
第十三章	傑麥海精司閃避麻煩……………	219
第十四章	傑麥海精司匆匆就道……………	240
第十五章	傑麥海精司變成布黨……………	265
第十六章	傑麥海精司碰見誘惑者……………	279
第十七章	傑麥海精司同誘惑者搏戰……………	296
第十八章	傑麥海精司捲入漩渦……………	309

第十九章	傑麥海精司着起了戎衣……………	323
第二十章	傑麥海精司遊泳了一次……………	339
第二一章	傑麥海精司踏入社會……………	359
第二二章	傑麥海精司替祖國工作……………	371
第二三章	傑麥海精司碰見德人……………	388
第二四章	傑麥海精司看見別的一邊……………	415
第二五章	傑麥海精司廁身危險之列……………	431
第二六章	傑麥海精司發現他自己的靈魂……	457
第二七章	傑麥海精司爲德模克拉西發表意見	484
譯後	……………	503

第一章

傑麥海精司遇見候補人



『傑麥』，李賽說，『我們不能去看影戲嗎？』

傑麥放下他那一杯正擺在口邊的熱咖啡，凝視着他的妻子。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一個結了婚三年半的人已經學會了一個人不一定要說出他所想到了的話。他默想着界在男女性了解力間的無底深淵。在這個重要的今日，歷史上最大轉機的今日，一個人想看見電影上的偶像一躍跳進二層樓的窗口或被飛快的快車在底下拖了出去，這是很可能的。

『你知道的，李賽，』他忍下氣說，『我要去歌劇場幫忙呢。』

『但你只要一個早上！』

『我知道的；但這件事要整整一日呀』。

李賽不說話了；因為她在三年半的結婚生活中也學乖了不少。他知道工人的妻子很難得到她在這世界上所要想得的東西的；想在這世界上得到她們所喜歡的東西，是少有的事；而且能得到一位宣傳家來作丈夫這或者是所能遭遇中的不頂壞的命運。不過究竟他或會把時間與金都犧牲在酗酒婦人身上；或竟如隔壁那個男子一樣，得咳病而死。倘若一個人在禮拜日的下午都得不到一點快活，——是，他是可以歎息的，但不要太大聲。

傑麥開始說出禮拜日的早晨和午後應當作的一切事情。這些事情在李賽看來似乎完全是和別的他聚會在開會之前所要辦的沒有兩樣。當然，這次是比較大的事，——這是在劇場裏而且各家店舖在窗前都掛有一張卡片和這一次要演說的候補人的像片。但是李賽始終不明白這候補人與別的永遠沒有選舉出來的候補人有甚麼分別！李賽是真的甯肯坐在家中，因為她不大懂講演台上吼出來的。而且許多長拼音字的英文；但是她知道傑麥在竭力想訓練她，

因為她是婦人，所以他就想把她在這方面造成爲有相當程度的訓練的婦人——即她要知道如何去控制她的男人。

傑麥剛好發明把小孩子們帶進會場去的困難底解決方法；李賽知道他對於這種發現爲有無限的驕傲。在只有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傑麥抱着，再來第二個時，李賽就得幫忙。但是這裏是三個，他們全重量已超過六十磅了；且街車又離得太遠，要給兩角錢與搶人的公司，這也未免有傷於傑麥的階級意識。他們曾經想法把小孩們寄留在隣人家裏過；最先他們托一位小姑娘，但是結果她疲倦了，她就走開，任小東西們把頭哭得要破；第二回是一位波蘭女人，他們回來的時候，她已醉昏了。

但是傑麥決定要到會場去，而且決定要李賽一同去。他說這是現制度罪惡之一種，牠奪去了勞動階級婦女們自求進步的一切機會。所以他去到救護軍所開的舊貨舖『產業店』裏，花了五角錢買了一部大到十分大的雙生兒坐的小孩車，車子全身都塗着光而且黑的礦漆。有一頭已經破了，傑麥弄一點鐵絲來扎好，經過了細心的捆扎，已經表示出可以載盛這些

小東西了——小傑麥與比特一邊一個，新生的嬰孩放在腳下。

唯一的麻煩是小傑麥的足不安靜。這不安靜的小東西，他隨便那一部分都不安靜，現在他就正在那兒大鬧廚房，追着新近添在家中的一條半死的狗的縮來縮去的尾巴，原來這條狗是從街上隨着傑麥跟回來的，現在喂來真像一條狗了。從這個寶貨身上伸出條光光的圓的尾巴，使人捉摸不到，小傑麥總想他能夠捉着牠的搖搖擺擺的尾巴，於是圍着廚房桌子轉，又把牠拉到前面來，大笑着一場，再下玩夠了，沒有再玩了，才坐下來。

老傑麥望着不勝大喜。說他才是破壞家呢！你看過二十七個月小囡在地上翻筋斗嗎！大鬧特鬧嗎？小傑麥又在向廚房的灶搗亂，沒有成功。李賽把他提下來，抱到自己的廣大的懷裏以波海明(Bohemiau)的俗語流水般說出許多安慰的話。老傑麥是不懂這些話的，他却充滿着更新鮮的決心，利用這混亂的機會拿起外衣帽子，趕快跑到劇場去。心裏更具着一種新鮮的決心。因為你知道無論何時一個社會主義者看見他的兒子，和推想到他的兒子的將來時，他對於他

那宣傳的職業當然會更熱烈的。讓這世界趕快變革罷，這些小傢伙才能從落在他父母命運上的苦難屈辱中脫出來喲！

二

『海精司同志，你拿到了鎚嗎？』這是斯克納德同志說的，他不願意麻煩要從扶梯上再爬下來，只捏着一面羽紗的旗，安閒地等着一柄鎚會遞到手中。差不多這遞鎚人才爬上那梯子的時候，橫跨在台上的一個女人的聲音又來了：『海精司同志，葉蒲塞（Ypsels）旗拿來了嗎？』從大廳後部又來了胖同志拉并斯基的粗聲音：『海精司同志，請你另外搬一張桌子來放宣傳品好嗎？』從第二級的包廂上，瑪麗愛倫同志又在叫：『你下樓去的時候，海精司同志，你可以費心打電話給招待委員會確實告訴他們知道火車時間改變了嗎？』

這樣，傑麥在大廳裏跑來跑去，跑得面紅發汗；這時已是中夏，勒斯菲爾劇場的窗櫺又沒有絲毫涼風吹進來，當你在牆上爬得很高去釘一面紅羽紗旗

的時候，你就覺得你正在那裏被火烤一樣。但是旗無論如何是要釘的，同樣的還要釘講台上的大紅旗，要釘卡爾瑪客斯菲靈（Karl marx Verlin）的旗，要釘萊蒲塞，即勒斯菲爾青年社會主義者同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 of Leesull）的旗，要釘熟練工人工會的旗，本地四七一七的旗，要釘木工工會，市區五二九的旗，要釘工人合作社的旗。因為海精司同志絕沒有問過誰人才可以有命令他的權利，總是帶着快活的笑容甚麼事都做，於是這些人便習慣於把他當爲是做厭煩的別人不高興的工作的適當的人。

他現在在有更多的事情在他的手中要做的了，因為通常工作好的本區的人員都有點不定心，好像被一鏈掘散了的螞蟻窠一樣。最忠實的人都表示有忘掉他們所爲何事的趨勢，而且這裏一堆那裏一堆在談論從海底電線拍來的和今天早報上已經發表了的新聞。傑麥海精司亦想聽這些人在談甚麼；但總要有人照常做工，因為本區有機會拿出差不多三百元的費用來做今晚的事，這必定要弄成功，就縱使這文明世界的一半已驟然失了常態的話。所以傑麥仍爬在扶梯上繼續的掛羽紗旗。

吃飯的時候到了，陳設委員會的人都走了，忽然其中有個人想起恐怕文件在無人接收的時候車夫會送來。所以就決定海精司在吃飯的時間內等他。這種委托是可以說得過去的——原來他也是在宣傳品委員會；真的凡是要做苦工的委員會裏他都是有名的。——如散傳單去宣告開會的委員會，訪問各工會請他們買票的委員會，開會時收票的委員會。但他却不在有榮譽與儒雅的委員會裏，如在車站接候補人而引導彼等入劇場的委員會。而且就是現在也還沒有輪到傑麥，要他在這樣的委員會中有任何地位；因為他不過是無知的粗人又藐小的。沒有滋養的傢伙；壞的與粗的手，沒有任何種才能與文雅，可以使人推薦他，在招待委員會中的是一位律師，一位生意好的醫生，一位地氈紡織工會的秘書，這些人都穿有好的衣服有教育，知道如何去同候補人談話的。

所以傑麥只好等；車夫來了，他打開書，小冊子的包裹，在堆宣傳品的桌子上排起來，而且把幾本引人注目的書掛在桌子靠着的牆上，所以宣傳品委員會主席瑪陪爾史密斯吃完飯回來自然大為快樂了。德國 Liedrang 的會員走了進來，低聲的誦着他們

所要奏的項目；海精司同志真的喜歡坐在第一列來聽，但是有人又發現要膠，於是他又追出去找禮拜日開門的茶房了。

後來有了一點休息，傑麥發現自己肚皮有點空虛。他摸一摸袋裏只有一角七分錢。回家是很遠，所以只得走到角上去喝一杯咖啡及吃一點叫『Senkers ot Toms』的麵包。他第一先就自問是不是有人需要甚麼斯密司同志告訴他要他快回去幫她在坐位上散傳單，而且麥斯納同志要他幫助安排台上的椅子。

三

你從勒斯菲爾劇場出來，走大馬路西轉，你就要經過海涅絲咖啡館，一個與傑麥無緣的『擁擠』的飲食店那裏『必嬌女客羅娣昂』和一個機器鋼琴放在門口，還有就是那時常因火災賤賣，遷移廉售，或者停業出清的『蓬馬記鞋店』；再過去便是李普士記的『皇宮影戲院』掛着一張褐黃色的牧童抱着紅黃色的少女飛跑的圖；在路角上就是哈廬的『奇妙飲食店』。這

些地方的窗子上都掛上一張候補人的像片，并且通告禮拜日晚上八點鐘他將在勒斯菲爾劇場講演『戰爭的理由與其醫治的方法。』傑麥海精司看看像片，在心中不自覺的起了莊重的，可是歡喜的驕誇；因為這些地方他，傑麥，都去訪問過老板們，而得到他們多少總不十分願意的允許的。

傑麥曉得在這同一禮拜日，德國，奧國，比國，法國，英國的城市有幾千百萬的工人聚集起來狂熱地反對這任意拋擲他們的頭顱的紅色恐怖的戰爭。在美國也是一樣——從新世界宣傳到舊世界，工人也要起來呼號防止危害人類的罪惡。傑麥海精司不會有使人關心的演說；但是他幫助這市裏的人民聽見一個人的演說，他是能說出世界危機對於勞動民衆的意義的人。

這是將來黨裏做總統的候補人。這時候只有國會的選舉未決定，但這個人既然是這樣常常做總統的候選人，所以甚麼人也都就以爲他是可以勝任的了。你可以說他每次選舉競爭都經過四年之久；他從這一地方的一端跑到那一端，而且有聽過他的熱烈的演說的人真的不計其數。這是很巧合的歐洲的戰

神同財神鞭逐這些奴隸到屠場一天，就是這候補人規定在勒斯菲爾劇場演說的一天。這內地的小城中的社會主義者要騷動起來當然是無足為怪的了。

傑麥海精司轉入『湯姆的餐室，』向店老板點點頭，坐在櫃檯前的凳子上，要了一杯咖啡，自己咀嚼着『Sihkers』這東西毋庸稱之為『係命圈』裏頭空氣裝得這樣滿呀。他塞滿一口，同時舉眼再認真看湯姆是不是真的沒有把開會通告移出去；因為湯姆是教徒，傑麥同店老板和店夥辯論掠奪，失業的增加 剩餘價值諸問題。也就是他所以來此地的理由之一。

但正在要開始討論之前，適傑麥偶然向四周瞥了一下。這屋子的後部放着四張蒙着鉛皮的小檯子，上面放着『價目表』而且有一個人據了一張檯子。傑麥偶向這人一看，詫異到差不多要把咖啡流出來了。不可能的；可是——一定的——誰能錯認這個面孔？一個中世紀教士的面孔，瘦削的，拘謹的，但是有近代的和善的神氣，他那頂上的禿頭像煞平野間升起的月亮。傑麥大驚，他凝視着裝在鏡框中的候補人的像片。他再回頭看看這人；這人的眼光一轉，就同傑麥眼睛兩下遇見了，他的眼睛帶着一種驚愕而莊嚴

的表情。全部的故事都是在這裏，一定不會認錯的——尤其是游行，全國去演說的候補人，他每刻都有人認識他，或是在他未來之前像片上認識他。他的面孔現出微笑，傑麥兢兢的一手放下咖啡杯子，一手放下『Sinker』，從他的凳子上起來。

四

傑麥再沒勇氣向前走去，假如沒有那個人的微笑——微弱的但是坦率的微笑。『同志，你好？』那人說。他伸出手來，他在這一握的當兒，傑麥海精司彷彿逼近了他向來莫明其妙的天堂。

當他能轉過氣來的時候，他那時只有這樣的一聲叫喊，『你要五點四十二分才會到的呀！』

那候補人好像還不大懂得這個意思！他解釋他前晚沒有睡得好，所以就一直來，在日間總想少睡片刻。傑麥說，『我明白了』繼而又說『我從你的像片上知道你的。』

『是嗎？』那人靜氣的說。

傑麥摸索着他混亂的頭頂，想找尋真的一些什

麼值得的東西一般。『你想去見見委員會嗎？』

那人說：『不，我想先吃完這個再說。』他吸了一口牛奶，嚙了一點三文治在口中咬着。

傑麥這時完全輕飄飄的坐着，好像一個麻木的腦袋，找不出一個字來，在那人吃完他的飲食的當兒，這過後，傑麥只得又說，——他不能有更好的表示『你想去會會委員會嗎？』

『不，我要坐在這裏，——或者同你談談，——同志——同志？』

『海精司同志，』傑麥說。

『好，海精司同志，如果你有時間的話。』

『啊，有的！』傑麥大聲說。『我十分多時候但是委員會——』

『同志，不要去管委員會。你知道我這次旅行遇見幾多的委員會呢？』

傑麥沒有知道；他亦沒有勇氣再問。

『或者你絕沒有想到怎麼樣來當一個候補人，』那人繼續說。『你由一地方到一地方，每晚上都講同樣的演說，而且好像每晚睡的同樣的旅館，差不多好像你所遇的盡是同樣的委員會。但是你要記着，在每

個聽者聽來你的演說是新的，你演說出來要像你以前沒有這樣說過，你還要記着這委員會都是爲主義而努力的同志組織的，所以你不能同他們說他們與別的委員會一樣的，或者同他們說你已經疲倦得要命，或是要頭痛了——』

傑麥坐着，很莊重的靜默的凝視着。他不是有智識的人，他從未聽過『戴王冠的頭這個新名詞。』這是他在偉大的靈魂裏最初的一瞥。

候補人繼續說：『還有，而且，同志歐洲有消息來。我要一點時間。我竟不能使到我自己面見牠？』

他的聲音漸覺幽暗，這對於那望着他的傑麥，好像全世界的悲愁都聚在他的塵倦的眼腔裏。傑麥說：『現在我或者可以去了。』

『不，不。』那人即刻恢復了自己答他，看見傑麥已經忘記了他的飲食，他就說：『把你的東西搬過來』；傑麥把杯子，碟子，盤子都搬過來，且在候補人的眼下吃着剩下的『Sinker』。

我不應該說話。後者說：『你看我好粗率。但是你要說話。告訴我這本區的事，事情怎麼樣進行。』

以此傑麥又恢復了他的勇氣了，這是一件他真